

## 人間國寶廖瓊枝

文、圖／林曼禎

「在我人生最低潮，最無依無靠的時候，歌仔戲成為我最大的支柱及收入來源，幫我養大四個孩子，給我依靠，給我力量…；想到這裡，我怎能不努力去傳承…」廖瓊枝語氣堅定，真摯誠懇的神態讓人動容。



走進臺北士林的某條巷弄，一棟老舊公寓大樓外牆上，一面小小綠色招牌寫著「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筆者循著招牌拾級而上，來到二樓的基金會辦公室兼練團室。每周一和周五下午2點到5點是四位「藝生」固定上課時間，但她們習慣提前一小時先來自主練習。擔任助教的是薪傳歌仔戲劇團現任團長張孟逸，而有著一頭銀白髮絲，坐在一旁專心教課的，就是臺灣歌仔戲國寶級藝師廖瓊枝。她氣質優雅、親和謙遜，思慮清晰，語調不疾不徐…。在訪談進行中，耳邊不時傳來藝生練唱的曲調，音韻悠揚、千迴百轉，聽者彷彿來到時光隧道，走入歌仔戲的歷史情境與生命故事之中…。

## 歌仔戲的起源及演變

歌仔戲是臺灣土生土長的新興劇種，

大約發源於清朝末年的宜蘭地區。從類似褒歌、車鼓陣的源起時期，逐漸融入臺灣如客家採茶戲、閩南地區的高甲、亂彈戲等戲曲元素，發展到野臺、內臺、廣播、電影及電視歌仔戲，甚至到登上國家戲劇院的舞臺歌仔戲…，各個階段在表演型態及文化意義上，都代表不同的涵義及特色。譬如最早的萌芽時期，臺灣的戲曲表演種類大致分為「小戲」及「大戲」。「小戲」指的是演出規模小且參與人數少的布袋戲、皮影戲等，而平劇、福州戲及南北管戲則屬「大戲」。根據民國52年出版的《宜蘭縣志》記載：歌仔戲原是宜蘭地方一種民謠曲調，距今60年前，有真山結頭份人阿助，自幼好樂曲，農作之餘自彈自唱…；後逐漸演變為戲劇，演唱時有簫、笛、月琴伴奏，加上對白，即為「歌仔戲」最早的雛型之一。



▲「薪傳計畫」的「藝生」上課情形。

廖瓊枝解釋，歌仔戲一開始是從「歌簿」而來，起源自更早流行於中國大陸福建、漳州一帶的「歌仔」。歌仔為小戲的一種，最早是賣藥團的「賣藥仔調」，有單人團也有數人成一團，皆以唱「歌仔」的形式吸引觀眾圍觀之後再賣藥，唱曲的內容就來自「歌簿」。歌簿就是「以歌詞唱出一齣戲，唱出劇中角色的心境與內涵」。此外，「當時還流行一種『車鼓戲』的演出形式，有別於蘭陽地區多接觸北管戲等偏北方語言的戲曲，『歌仔』則以台語文寫成，適合車鼓戲演出。」也是這個時候，「歌仔開始學習車鼓戲的簡單身段及打扮」。演出地點多半是廟埕或大樹下，在柏油路、水泥地都還未普及的年代，泥土地帶有許多碎小石子，演員表演時需要走位，走來走去的結果，長度及地的戲服也把滿地的碎小石子掃來掃去，「落地掃」之名便不脛而走。「因此，廟神賽會、得孫謝願、長輩做壽等特殊節日，歌仔戲團便受邀至大埕前演出，小生穿漢服（唐裝）、戴紳士帽、手持扇……」這時約莫是民國初年前後的野臺戲時期，戲劇中開始添加些許時裝戲的元素。

隨著觀眾人數日益增加，由茅草蓋頂、竹枝編成觀眾座席，簡單搭建而成的「外臺戲」開始出現，形成半商業化模式；之後正式進入戲臺表演，舞臺更大、設備更好，並正式售票，也開始有女性參與演出。



▲ 廖瓊枝演出《碧玉簪》的劇照。

民國 25 年，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全面禁演歌仔戲。臺灣歌仔戲團為了應變，開始學日語、唱日文歌。所以後來的歌仔戲會穿插流行歌曲等通俗音樂的演出方式，大致是從這時期流傳下來的。之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歌仔戲的發展中斷，幾乎銷聲匿跡。

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百廢待舉，不僅各種工程及建設快速進行，民眾疲憊的身心也得以休養生息；大家的生活逐漸安定，心繫本土文化的有心之士開始召集各類戲曲的子弟班，包含歌仔戲、北管戲……。幾年後，歌仔戲慢慢再度興盛，極盛時期

全臺灣有多達 300 個歌仔戲團，一年只休農曆過年前 5 天，以一天兩場的保守估計，一年至少 720 場。如此高頻率多場次的演出，演員們個個練就精湛的唱功與身段技巧。這個輝煌的黃金時期，使歌仔戲的發展達到第二度的高峰，同時也是廖瓊枝開始參與歌仔戲演出的階段。

### 因緣際會學唱戲

廖瓊枝於民國 24 年出生於基隆愛三路一帶，母親廖桂珠為養女，父親林欽煌是當地富商之後，兩家因貧富差距及家世懸殊，男方父母始終不認同女方，最終更演變至彼此決裂的地步。民國 27 年，廖桂珠不幸遭逢船難，年僅 3 歲的廖瓊枝從此與母親天人永隔，由外祖父母撫養。儘管長輩疼愛有加，祖孫關係緊密和諧，然而，老天加諸於她的試煉竟如此殘酷，民國 35 年，外祖父因病過世，隔兩年，外祖母也撒手人寰，13 歲的的她再度成為孤苦伶仃的孩子。

自幼瘦弱膽小又愛哭，外祖父離開後與外祖母相依為命，兩人常為填飽肚子發愁。廖瓊枝回憶，「我念了兩年小學臺灣就光復，50 音都還沒學好就要改學ㄅㄆㄇㄏ，當時家裡沒錢供我念書，我也就沒再上學了…」和外祖母搬到萬華西園路生活後，冬天賣燒炸粿、夏天賣枝仔冰，沒錢買鞋只能赤腳，炎夏踩在火熱的馬路上常

讓她燙得跳腳，到了冬天卻又冷得快凍傷，往往燒炸粿賣完一回到家，外祖母心疼得捧著她的一雙小腳丫又搓又揉。

日子雖然很苦，幸好還有娛樂可供消遣，就是晚上趁歌仔戲團演出快散場時溜進去看，聽著看著，久而久之也學會唱不少曲調。某天她在家哼著《秦世美反奸》戲中一段歌仔調〈將水〉，剛好被路過的「進音社」成員聽到，立刻走進來邀廖瓊枝進戲班學戲。外祖母同意後，12 歲的廖瓊枝一腳踏入歌仔戲的世界。14 歲時外祖母過世，進音社成員介紹她進「賣藥團」，一天有 5 塊錢收入，另一位社員阿款姨願意提供膳宿，一天竟然也收她 5 塊錢。天候不佳時賣藥團無法做生意，廖瓊枝沒收入就付不出膳宿費，沒多久就欠下好幾十塊錢。阿款姨建議她去認「契母」，有乾媽疼，至少不愁吃穿。乾媽一出手就給了 800 元當見面禮，廖瓊枝幫自己買了兩雙繡花鞋，另外一付金耳環送給阿款姨當謝禮，其餘 700 多塊也交給阿款姨保管。單純的廖瓊枝還不疑有他，直到隨乾媽住到一棟有著古典精美家具及漂亮八腳眠床的屋子，每天還有不同男人進進出出……。幾天後的半夜，警察上門查驗身分，才恍然大悟自己已深陷火坑。當晚她一夜未眠，天一亮就去找阿款姨要回款項，阿款姨推說錢已花光，這時契母也上門要錢，800 元加上一星期的吃住，總共 835 元她都



▲ 牆上的劇照及海報，堆疊出廖瓊枝不凡的歌仔戲人生。

歸還。可憐的她茫然不知所措，阿款姨又出主意，說要先幫她借錢還給契母，但廖瓊枝必須「綁給戲班」3年4個月學戲，可先拿「綁銀」550元。但這還不夠，所以阿款姨的女兒也一起去學，兩人總共1,100元，這筆綁銀全數由阿款姨接收，沒留半毛錢給廖瓊枝。學戲不到一個月，阿款姨的女兒就跑掉，戲班老闆把帳算在廖瓊枝頭上，戲約延長到6年8個月，因為薪水早被預支，未來的綁約期限裡她沒有任何收入。人善被人欺，加上孤身一人無依無靠，一連串莫名其妙的遭遇，廖瓊枝身心俱疲，卻也莫可奈何，只能順應命運安排，努力學戲，盡快挺過這段綁戲班的日子。

### 旦行的磨練及養成

綁給戲班的孩子就像早年許多學手藝

的學徒，必須滿3年4個月才能出師，除了本行的修業，還得負責煮飯、打掃等等雜役。對廖瓊枝來說，學戲、做家事再累再辛苦她都挺得住，但戲班老闆娘常細故找她出氣，動輒把她打得遍體鱗傷，連發燒出疹子長水泡也得抱病上場演出，這種暴虐式的對待，她只能默默忍受。轉眼間，3年4個月的契約快到了，廖瓊枝在心裡打定主意要逃走。藉著戲班每10天一次的「隔位」換地點演出，加上戲班同伴的協助，廖瓊枝在某天散戲後半夜一點多離開戲班，獨自一人走入蒼茫的夜色之中。

逃離戲班後，先藏身於一班賣藥團唱車鼓，學會唱《陳三五娘》、《山伯英台》等戲；之後回到西園路生活，經歷了此生最刻骨銘心的初戀。這段感情終究沒能開花結果，廖瓊枝將這份缺憾與淒美寄情於歌仔戲之中。接著她加入「金鶴劇團」，

有了首度挑梁演出的機會，第一個孩子也呱呱落地。之後陸續待過「富春」、「美都」、「龍霄鳳」等內臺戲班，以及「瑞光」等外臺戲團。

綜觀臺灣歌仔戲歷史，廖瓊枝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除了落地掃時期她還來不及參與，其他包含賣藥團、內臺、外臺、電臺、電視、唱片、舞臺…階段，她皆參與其中，擁有最完整的演出資歷及經驗。

民國47年政府提倡國語教育，臺語及歌仔戲成了少數人眼中難登大雅之堂的語言及表演，歌仔戲演員因觀眾人數驟減而意興闌珊，間接影響演出品質，另一方面，斷層問題也浮上檯面。民國49年代電影開播，直接受衝擊的就是歌仔戲，廣播歌仔戲應運而生，廖瓊枝也受汪思明之邀進電臺主唱歌仔戲連續劇。民國51年臺視開臺，廖瓊枝受邀演出「白蛇傳」。待電視日益普及，民國59年布袋戲首度登上電視螢幕，其大受歡迎的程度，收視率曾高達97%，新聞局最終以「妨害正常作息」勒令停播，並縮小臺語劇播演時間到一天只剩半小時，使得歌仔戲的發展再次面臨危機，直到楊麗花歌仔戲崛起，才有了三度復興的契機。

### 聰穎認真練就「腹內」深度

早期流行演「活戲」，很少有劇本，

必須即興演出，台詞、口白都得靠自己聽戲學戲硬背硬記，再加自行創作而來。要演好「活戲」，就得要有深厚的「腹內」。這等功力，聰明和天分是基本配備，還得持續不斷的努力及學習。為了記字認字，廖瓊枝任何機會都不放過，路上招牌也讓她學會不少字。19歲那年認了一位乾姊，「乾姊很疼我，要我多寫信給她，還送我一本《人生必讀》，鼓勵我只要讀懂這本書，寫信就不是問題。於是我開始會寫簡單的信。」所謂的「腹內」，就是這樣一點一滴蓄積而來。



▲ 廖瓊枝26歲時以《三娘教子》劇中苦旦王春娥一角，榮獲地方戲劇比賽青衣獎。

她的基本功紮實，苦旦武旦都難不倒她。在從事歌仔戲這條路上，她有四位啟蒙老師，分別是教腳步手路的喬財寶、武功身段的狗仔桑、唱腔唸白的骰仔，以及情緒掌握、鋪陳等苦旦技巧的陳秀鳳。陳老師即龍霄鳳戲團的負責人，她引導廖瓊枝如何醞釀哭戲、揣摩情緒轉折…「要唱好哭戲，除了天賦，還要靠自己體會，我在 20 歲前也領悟不來，直到 22 歲進了龍霄鳳，陳老師說我的唱調、聲音都很好，唸口白也很流暢不俗氣，身段也很美，唯一欠缺的就是感情，做苦旦如果沒帶哭聲就不會感動人。」哭聲應該就是哭腔，「就像小時候被誤會急於辯解時，扁著嘴邊哭邊說的那種情緒。當時我常躲在廁所裡練習，找哭聲的發音點，發現是在喉底部位，必須練到運用自如，哭戲一來就能派上用場。」

從前的時代，大家生活普遍都苦，戲劇反映人生，直接投射民衆的內心世界，因此當年的歌仔戲幾乎都是哭戲，「臺上哭，臺下也哭；臺上哭是做戲的哭，臺下哭卻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彼此有所共鳴，是歌仔戲能深植人心之處。「直到現在我都還覺得，因為經歷過那種苦，才能造就後來這種韌性。」

### 從戲中體會倫理與善惡

歌仔戲描述的都是忠孝節義的故事，

演員融入劇中、身歷其境，舞臺上的千錘百鍊對應到臺下的真實人生，同樣充滿智慧與機鋒。廖瓊枝從 14 歲進戲班，到 64 歲正式退休，大半輩子都奉獻給歌仔戲，汗水和淚水交織的戲臺人生，就像她一生的寫照，「從事歌仔戲這麼多年，最大的收穫就是，看懂社會的倫理與善惡。」她一路走來貴人無數，「許多教授及官員的無私牽成、開路讓我走，這些恩惠我點滴在心頭…」她永遠記得外祖母的叮嚀，「阿枝啊，你如果跟別人爭一樣東西或一件事，不要爭超過兩遍；明明你是對的，爭到第二遍如果對方還覺得他是對的，你就要閉口，別再多說。」因為「強」不一定會成功，意氣之爭只會助長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對解決事情毫無幫助。老人家充滿哲理的智語，讓她終身受用。

### 薪傳之路任重道遠

民國 66 年，廖瓊枝的孩子多已成年，孝順的大女兒捨不得媽媽辛勞，對外為她婉拒許多演出機會。民國 69 年，師大音樂系許常惠教授為推動本土音樂，透過陳冠華教授居中介紹，邀請廖瓊枝參加「民間樂人音樂會」演出。許教授對廖瓊枝的人品極為賞識，更盛讚她的嗓音渾然天成、音韻動人。彼時歌仔戲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他鼓勵廖瓊枝挺身而出。民國 70 年基隆扶輪社舉辦國高中生民謠夏令營，民



▲ 藝生的訓練嚴謹紮實，走位、身段、唱腔…，無一不到位。

國 73 年宜蘭文化中心召集全省大專生學歌仔戲，皆由廖瓊枝擔任授課老師，這是她投身文化界的開端。廖瓊枝表示，許常惠教授是她的貴人，也是影響她最深的人。「我看到學西洋音樂出身的他都這麼挺臺灣本土音樂，而我在人生無依無靠的時候，歌仔戲給我支持和力量，幫我養大四個孩子，我怎麼能不努力去做好傳承？」

民國 76 年臺北市社教館聘她教授歌仔戲，第二年她便榮獲教育部頒發之民族藝術「薪傳獎」，「我領了這個獎，就要做事情。歌仔戲照顧我一輩子，我就要報恩、回饋。」翌年，「薪傳歌仔戲劇團」成立，廖瓊枝往深耕、精耕的方向一步步邁進。她強調自己「只想傳一群學生，再由學生傳給別人…」，因為歌仔戲是臺灣原生種的本土藝術，這條文化的臍帶不能中斷。

民國 85 年，文建會推動「台灣傳統歌仔戲藝術薪傳計畫」招收藝生，隨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也開辦藝生招收制度，現任薪傳劇團團長張孟逸即為文資局招收之第一屆藝生。藝生成員多來自國內各大專院校戲劇相關科系學生及歌仔戲團的年輕演員。在廖瓊枝的悉心栽培下，這群生力軍對於厚植劇團實力及推動歌仔戲文化都有莫大助益。

明年欣逢薪傳歌仔戲劇團成立 30 周年及基金會 20 周年，廖瓊枝心中充滿感恩。而在旁人眼中，她對歌仔戲的無私奉獻更令人感動，她是將歌仔戲帶進大專院校及國小，也推廣至社區社團的第一人。她教戲教課，也教做人做事，從她的身教言教、舉手投足就能明白。「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孟逸團長對她的直接感受，「廖老師教戲很嚴謹，但不兇，也很少生氣，反而耐心十足，會不厭其煩的反覆提醒、教導學生，但是對她自己的要求卻非常高。」這是難得的修為。

儘管已經 85 歲，廖瓊枝每周仍有 20 多小時的授課時間，加上睡前讀書的習慣，教戲、閱讀、演講是她現在生活的重心。「不識字又愛看書。」她笑著說。聽她說話真的如沐春風，充滿正面能量。從她身上，我們看到一位歌仔戲傳承者的韌性和毅力，以及為生命奮鬥的偉大情操。 